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九

啓

賀福清相公啓

伏諗釋位言歸稱觴初度退應四時之序卷之則藏壽居五福之先吉無不利其爲慶慰曷可名言竊謂完名全節抗章每歎於昔人迂身善君作相獨難於今日一辭而退則恐出山之小草徒然有負於蒼生抵死不休則爲耐彈之綿花畢竟何顏於黃閣誠進退之維谷豈上下之不交試觀近代之公卿少有完傳即或引年而

壽考不免遺譏恭惟老師相公閣下生甫及申
旣明且哲先憂繫於民譽爰立簡於 帝心當
大任於 人主拱默之時維其艱矣渙小羣於
舉朝騰沸之日或者疑之矧猶有社稷之憂恐
或在蕭墻之內蜇吻裂鼻如神農之嘗毒一日
而百生志寢遺飡如孔子之聞韶三月而不改
以精誠之一寸格神聖於九閽已奏膚公遂從
雅志封還 御札猶聞中使之傳宣抗別都門
遂藹羣公之祖帳未逮懸車之歲先爲秉燭之
游臥里門者五年歷春秋始六十偕故人於里

含說彼平生列孫子於長筵語以　帝德樂聖人而飲酒顧影頹然想長安之奕棋推枰莞爾恩波浩浩長爲平地之神仙噩夢悠悠回想格天之事業自此坐致難老之壽于以仰祈有道之長謙益翰苑焦芽公門長物豈云報德足當衣鉢之私苟不辱知或在文字之末酌彼大斗占星嘗望乎高閎侑以南山歌風敢陳於下里

答方長治啓

千里一士方興異代之鄴片字百金遂獲同心之旣笑與抃會愛以知幷竊念某章句小儒荻

蘆賤士十年不字知偃蹇已久棄於時四十無
聞悔氏名之浪傳於世紙窗竹屋念生平之况
味仍是昔人金門玉堂想手少之扳登有如因
夢蓋文巳自分爲長物誠不敢竊附於名賢何
意單疎猥賜示問恭惟某官門下才全而德備
外義而内仁以高文發跡賢科以異政著稱循
吏固巳名動區極聲薄雲天而又渾然天成絶
去崖岸尚賢而與能崇知而畀禮如余廓落未
奉聲塵徒以我友之云遂託伊人之好存其嘗
劘飾以青黄不鄙其篆刻蟲雕而奬以掌故下

窮之業不笑其螢乾蠹死而慰以汗青有日之期適懷若斯負媿何已至如疆埸之多事正當朝著之乏人借箸而籌自笑何賢於博奕廢書而歎徒然仰視乎屋楹伏承來命之拳拳轉使我心之癢癢即其談邊陲之大計不遺鄙人則知懷社稷之深憂尚有君子我之懷矣何解於安石之蒼生君其勉諸行將爲方叔之元老

帳詞

賀任文昇侍御考滿帳詞

伏以青蒲白簡凜横搦之威名金鍾大鏞壯

本朝之氣色雅望久崇於惟月膚公行著於爲
霖薄海聳歡留臺增重恭惟某官秀山靈氣通
海榮光胃苞吐鳳之雄文早魁棨榜手擅解牛
之妙技出宰花封春歌寡和於郢中霜簡獨高
於白下矢心憂國每懷焚草之忠勤抗疏辨奸
詎減裂麻而慟哭圖箱車而經武氣懾彊胡監
闑棘以衡文風清瑣院爬垢蠹以裨國計何畏
馮城蒐金矢以佐軍興用舒仰屋廷臣無出右
者　天子居然器之比及三年洊膺上考當國
家厲精之日爭赴功名況擴圉多事之時尤資

俊傑人事修而天文數變戎心狡而民力中乾
徒使　至尊之獨憂誰恥四郊之多壘我之懷
矣徒深向日之思國有人焉實藉回天之力不
聞不見察周嫠之私憂未亂未危回越人於驚
走　朝廷深知治行豈但儀鸞臺之班牙纛不
足爲榮要當勉旂嘗之績某久欽白筆惴須緇
衣鬢已雙蓬兀坐闍閣而曝日身猶一葉喜聞
臺閣之生風事大夫之賢徒跂望其儀羽聽輿
人之誦敢嗣響於風謡調歸朝歡爲祖道贈
石城天闕風光好鳳凰臺上春回早青袍御史

去朝天嬌驄踏遍燕山草虜騎知多少演兵車風掀電掃白山前勒石磨厓紫禁煙花繞　再敷奏治安書稿先記取東南枯稿將海內周回布算一盤棋從頭採討方叔今元老佐中興采薇天保要擎天但須隻手整頓乾坤了

書

上高陽師相書

謙益再疏得請已於十二月廿九日出國門歸而奉老母讀殘書長為虞山下一老農不辱師門庶其在是惟是仰籌國事俛念師恩幽憂慮

歎往復於懷義不忍以去國之人暗默而不言
也是以敢私布之恭惟老師以黄閣元老出而
視師更置將率蒐討軍實榆關一墻屹爲長城
老師一日在關奴必不敢牧馬南下而畿輔可
以高枕矣一旦　聖天子念老師暴露良苦趣
召還政事堂關城之事其誰任之撫道有如胡
宗憲朱紈其人者乎諸將有如戚繼光俞大猷
其人者乎語有之人各有能有不能羣天下高
足闊步大言不量之徒與夫小廉曲謹矜已傲
物之士而責之以決大討成大功吾有以知其

不能也又况巧偽塗飾容頭過身之人又豈可以其宼言無當誤而聽之乎爲老師計當亟擇一沉雄博大可當戰守恢復之任者告之天子一以關城之事委之而已則從容燕閒往來登萊關海閒總其機宜而責其成功斯當今第一切務也以神堯之聖失之伯鯀以孔明之賢失之馬謖今日之禦夷止在一關今日之守關止藉一人昔日已非一誤今日何可再誤願老師之熟思之也自古克敵制勝其事不一要必節鎮與將領爲一將領與偏裨爲一偏裨與士

卒爲一曉暢洞達欣說鼓舞歡然有樂生之心而愾然有誓死之氣然後可以致果殺敵無往而不利今關門之上營制已立行伍已明可謂有律矣然有將士行伍之兵而未必有父子兄弟之兵千百夫之長以及士卒麇麇奔命如不終日大抵秋陰揫斂之令多而向榮脉發之意少如是而何以戰戰何以勝即不戰而又何以守也且夫勾稽米鹽會計出內爲國家節省幾何畜積幾何此計部度支之事也非行軍用師者之所宜也用兵之道驅赤子而蹈白刃有退

死無進生而曰女必爲我徒死女必不冐破一錢不虛費一粒節身量腹而安然爲我死則人必失笑而却走矣范文正經略西夏臺諫劾其所舉官侵漁邊餉文正上章理之且曰邊吏勞苦酒食讌會不宜過爲損削前輩知大體損細故如此士安得不爲之死而功安得不成乎聞守關之將令曰士登陴夜然燭相繼以便守望今非不善也每燭一枝直三錢關城風急夜然十餘燭才可達旦計一月然燭之費幾及一千錢而官所給未及半也士月給糧餉不能宿飽

安得有餘錢買燭燭稍不繼邏者刺得之又必出四五百錢爲請方得解此事甚小然大將親細務而小卒困將令緊可見矣顧老師正告將率大創積習一如李牧王翦所以用衆之法使關門有父子兄弟之兵則退可完守進可決戰而奴不足憂矣夫謙謚之所言者皆老師之所知且以爲不足知者也然古之大人君子集天下之事成非嘗之功必使吾之所知與其所謂不足知者人人得挾以至於吾前而後羣策羣力胥天下爲吾用而吾得以坐制而不勞詩不

云乎詢於蒭蕘夫不待詢採而冒昧以其言進斯必爲蒭蕘之所笑矣以謙益之將隱也杞人之憂不敢以告人而效其一二於師門幷以爲別謙益惶恐死罪

答唐訓導汝諤論文書

謙益啓累辱　過存未獲接奉復蒙不鄙　賜之書教欲推避以文墨事衰遲失學無以承命歎息踧踖慼然累日　門下兄弟以雄才博學棹鞅藝苑所著古今詩解各出手眼務爲世之承學啓聾發瞶其爲功於斯文也可謂專且博

矣反覆來教穿穴數千載極論本朝諸公而以王弇州爲依歸殆以爲至於斯極者門下虛懷下問不惜取道於瞽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安敢閟其所聞不一二陳道於左右夫文之必取法於漢也詩之必取法於唐也夫人而能言之也漢之文有所以爲漢者矣唐之詩有所以爲唐者矣知所以爲漢者而後漢之文可爲曰爲漢之文而已其不能爲漢可知也知所以爲唐者而後唐之詩可爲曰爲唐之詩而已其不能爲唐可知也自唐宋以迄於國初作者

代出文不必爲漢而能爲漢詩不必爲唐而能爲唐其精神氣格皆足以追配古人其閒爲古學之蠹者有兩端焉曰制科之習比於俚道學之習比於腐斯二者皆俗學也然而文章之脉絡晝然如江河之行地代有其人人有其傳固非俗學之可得而亂也弘正之閒有李獻吉者倡爲漢文杜詩以叫號於世舉世皆靡然而從之矣然其所謂漢文者獻吉之所謂漢而非遷固之漢也其所謂杜詩者獻吉之所謂杜而非少陵之杜也彼不知夫漢有所以爲漢唐有所

以爲唐而規規焉就漢唐而求之以爲遷固少
陵盡在於是雖欲不與之背馳豈可得哉獻吉
之才固足以顚頓馳騁惟其不深惟古人著作
之指歸而徒欲高其門墻以壓服一世矯俗學
之弊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繆斯所謂同浴而譏
裸裎者也嘉靖之李王李間作決獻吉之末流
而飏其波其勢益昌其繆滋甚弇州之年旣富
於李而其才氣之饒著述之多名位之高尤足
以號召一世然其爲繆則一而已今觀弇州之
詩無體不具求其名章秀句可諷可傳者一卷

之中不得一二其於文卑靡冗雜無一篇不偭背古人矩度其規摹左史不出字句而字句之譌繆者累累盈帙聞其晚年手東坡集不置又亟稱歸熙甫之文有久而自傷之語然而歲月逾邁悔之無及亦足悲矣夫本朝非無文也非無詩也本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取其似漢而非者爲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詩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爲本朝之詩人盡蔽錮其心思廢黜其耳目而唯繆學之是師在前人猶倣漢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爲宗祖承譌踵僞

莫知底止僕嘗論之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羹塗飯稍知滋味者皆能唾而棄之弘正以後之繆學如偽玉贋鼎非博古識真者未有不襲而寶之者也繆學之行惑世而亂真使夫人窮老盡氣至死而不知悔其爲禍尤慘於俗學二十年來亦有知訾警李王者矣學彌猶而識彌下若近年之談詩者蒼蠅之鳴作於蚯蚓之竅遂欲以一隙之見上下今古公安袁小修嘗歎息曰少陵秋興元白長恨諸篇皆千秋絕調彼何人斯奮筆簡汰此輩無心所以眯目瞖哉小修

其所見去人遠矣嗟夫古學一變而爲俗俗學再變而爲繆繆之變也不可勝窮五方之音變而爲鳥語五父之逵變而爲鼠穴譬諸病症愈變愈新自良醫視之其所繇傳染要不離於本病而已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豈能不追歎於獻吉哉門下力學撰文卓然有志於古學者也故敢爲門下誦其所聞願門下於古詩解壹本古人爲解故而盡削妄庸附會之語庶幾古學粲然復明於世其爲功於斯文也誰能尚之昌黎有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僕學殖荒落文

筆衰退於文墨事誠不足以當蚍蜉顧其從事於斯深思而詳說之葢有日矣如世之叫囂跋扈摭前修以要名者自分無有惟門下裁而教之某再拜

與京口性融老僧書

不肖孽深障重慈母奄逝伏承大德遠賜手唁法門眷屬慈悲哀愍感泣之餘不勝隕絶承示教著述種種屬累流通證明雖在苫塊之中五內崩潰倘能仰宣佛法即可俯答慈恩自當瀝血敷文滴淚和墨豈敢以荒迷爲辭廢業自解

哉第展轉思惟殊多疑惑庸敢披露眞心酬諸
下問竊嘗謂大藏經論浩如煙海諸大法師論
師疏鈔注解不啻入海算沙雖復窮年研味皓
首披陳尚不能了後人更於何處別出手眼縱
復有一知半見自謂名通譬諸日月中天而爝
火螢火依微自熠不亦勞而無功乎維摩結所
說經做秀才時曾閱肇公疏義言簡義精嘗謂
如郭象注莊王弼解易可以離經而孤行也今
之擬徵於肇公同乎異乎如其同也何取於以
水濟水曾無益乎牛毛徒自添其蛇足如其異

也不冒吳楚僭王之譏則貽武夫亂玉之誚矣法華直解未遑諦觀援例斷駁當亦如是楞嚴一經集長水之會解經無盡之刪定近代又有交光法師親承記莂大闡密微師之要領指歸何若豈欲效評唱之宗風以文句爲牽勸乎且以宗判教則尋行數墨畢竟剜肉成瘡以教明宗則向後聲前又是無風起浪徒滋學人之擬議未蒙佛祖之印可殆不如不作之爲愈也目連願法具見慈心循本而談亦有未安試請大德深自思惟果能具目連之六通向如來之王

覺撈籠含識津筏幽明不妨代金口爲宣說現白毫而濟度若猶未也則水陸之齋儀慈悲之法懺翹勤頂禮利益弘多何必擅立科儀自創壇宇以世法騐之內制掌之閣臣外制草於翰苑欽承　帝命口代　天言又必先呈　御覽後付尚璽然後渙汗風行絲綸雷動若使六卿競管詞頭百辟爭揮書命則王言出自多門詔令能無掛壁吾有以知其不可也願法之作未知以何事因緣奉何佛勑旨誓願之力固不啻捐矯誣之嫌殆亦未免更須求大悲智人重加

勘辨耳昔人感婆子機緣立焚疏鈔伏願大德
徇芻蕘之狂言回桑榆之末照於鄙人作婆子
觀於諸著述作疏鈔觀但能然祖龍一炬之火
即是演法門無盡之燈心光炳然大千俱了若
不肖見短察眉過滋多口惟有然燈炷香向佛
前發露懺悔而已知我罪我惟師命之上巳後
一日謙益稽顙再拜

與卓去病論經學書

謙益頓首前辱示經解數篇置几案閒偶一繙
閱得詩二傳考有詩傳宗端木之語蹷然而起

曰世安得有此書恨無從取而徵之讀至終篇乃盡然而笑曰古今經傳之疑義有必須詳考曲證而後明者有可一言而決者所謂可一言而決者此類是也前漢儒林傳魯人申公為魯詩齊人轅固生為齊詩燕人韓嬰為韓詩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毛詩傳自子夏隋經籍志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東漢衛宏所潤益先儒相承授受如是而已子貢之詩傳傳之者三家耶大小毛公耶古書之論亡而晚出多矣齊建武中得尚書舜典於大桁晉太康中得紀

年師春於汲縣此書何從而得之孟喜從田王
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
時枕厀獨傳喜梁丘賀謂安得此事喜之詐僞
曲說史猶爲證明其非安有端末之詩傳與西
河比肩並出而自漢及隋不著經籍者乎近儒
尊之者曰傳鴟鴞則知金縢居東爲避魯而孔
書致辟管叔之說妄傳楚宮則知春秋城楚丘
爲內詞而三傳封衛之說妄夫周公之誅管蔡
也齊桓公之存三亡國也載在經史炳如日星
信斯言也六經尚書三傳皆當束之高閣燔爲

刼灰而左氏公穀司馬遷毛鄭以下諸大儒皆
千古眯目瞽聽寱言狂易之人乎誕謾不經莫
此爲甚而去病不以爲異何也以中庸九經分
配小雅諸什而以鶴鳴一章配修身冠小雅之
首程朱表章中庸之後委巷小生無知杜撰自
納敗闕首尾畢露其陋尤甚於豐坊之僞石經
以去病之高明淹雅老於斯文不肯一筆抹摋
顧爲稱量比擬曰詩傳毛傳孰異孰同孰得孰
失此不亦勞而無功用心於無所用乎譬之有
遺矢於此一人逐而卄之以爲能飲也又一人

從旁正之曰是有擇焉其可嗜者五穀之精英其他則糞穢也甘之者可謂大愚矣從而正之者亦未可以爲智也引喻不經聊以發去病一笑耳六經之學淵源於兩漢大備於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誠亦有之然其訓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聖賢之門猶未遠也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爲宗主如杜預所謂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饜而飫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抉擿異同疏通疑滯漢不足求之於唐唐不足求之於宋唐宋

皆不足然後求之近代庶幾聖賢之門仞可窺
儒先之鈐鍵可得也今之學者不然汩沒於舉
業眩暈於流俗八識田中結轖晦蒙自有一種
不經不史之學問不今不古之見解執此以裁
斷經學秤量古人其視文周孔孟皆若以爲堂
下之人門外之漢上下揮斥一無顧忌於兩漢
諸儒何有及其耳目回易心志變眩疑難橫生
五色無主則一切街談巷說小兒豎儒所不道
者往往奉爲元龜取爲指南此無他學問之發
因不正窮老盡氣而不得其所指歸則終於無

成而已矣嗚呼有歐陽公之才然後可以黜繫辭有朱子之學然後可以補大學然而君子猶疑之以爲如是則不足以闢王充之問孔誅楊雄之僭經也若近代之儒膚淺沿習繆種流傳嘗見世所推重經學遠若李本近則郝敬踳駁支蔓不足以點兔園之冊而當世師述之令與漢唐諸儒分壇立墠則其聽熒詩傳認爲典記也又曷怪乎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吾以爲今人反之曰作而不述疑而好今何也以其疑於古不疑於今知援今而證古不知援古而

證今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吾以爲今人又反之曰學而不學則罔思而不思則殆非不學不思也學非其所學而思非其所思也僕少不通經長而失學今老矣覩見去病專勤憤悱從事於經學白首紛如不知老之將至以爲今之經神儒宗非吾所逮及也又不自滿假虛心下問故因論詩傳而放言之以求正焉身雖惰於經學不知一二猶冀百世之下得吾言而存之可以箴俗學之膏肓而起其廢疾也去病其將有以教之無以爲狂瞽而舍我焉

辛甚辛甚謙益再拜

跋語

式耜編纂先生文集諸體略備而書牘猶寥寥數章蓋先生少而高簡自命無投知自炫之路壯而登朝所言大抵關於國是人材不欲以先覺居己不欲以私恩示人故槩從削稿式耜亦編輯末繇也猶記戊辰首夏閒式耜掖垣之信喜而寓書長安諄諄勗勉其略曰凡人立朝先於布局有爲數十世之局者有爲數十年之局者遞而降之有爲不終朝

之局矣欲速見小進銳退速無論營身家保妻子之徒卽果有志於功名氣節而見不出目睫志不在久遠亦所謂爲不終朝之局者也今幸遇　維新之朝事不世出之主不以此時爲國家持數十世之局其何以副清時報　聖主乎足下今日旣當事當以辨別人才邪正爲第一義某樸而忠某材而奸某訥而賢某辨而佞大都忠國家利社稷者必忠不忠國家不利社稷者必奸忠者必眞奸者必僞眞者多樸多拙僞者必佞必巧以此衡

之百不失一苟其不忠國家不利社稷則雖營三窟之巧借百足之助口舌瀾翻心力翕張必當鋤而去之剪而薙之若其他不關宗社利害不係善類消長有可以功名驅使可以名義攝持者一一當渙羣散黨引而歸之大道如此則仕路日清人才日富元氣日厚此為國家持數十世之局者也新洛中賢者蔚起幸以此意眞切商量必有同聲同氣羣起而應求者太平之期可立而待也即此一篇先生立朝之槩不可想見乎蓋先生平生

恃論一味主於和平絶無欹帆側柁之意特
忌者不知必欲以伐異黨同之見盡力排擠
使之沉埋挫抑槁項山林而後快假使先生
得乘時遘會吐氣伸眉以虛公坦蕩之懷履
平康正直之道與天下掃荆棘而還太和雍
熙之績豈不立奏而無如天心未欲治平人
事轉相撓阻歲月云邁白首空山徒令其垂
老門生閉戶誦讀共抱園桃之歎此式耜於
編纂之餘而竊不勝世道之感也因弁述之
以綴於後崇禎癸未八月門人瞿式耜謹跋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

書帳詞

復陽美相公書

兩年頻奉翰教裁候闕然孱廢日久生平恥爲陳子康願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此閣下之所知也兵垣郵中復蒙手教具知存念簪履不遺一物感誦之餘繼以永歎一二門墻舊士頻煩傳諭謂閣下援引不遺餘力親承天語駁阻再三則罪廢孤臣不可枝拄之狀聖主業已洞若觀火而閣下欲息黥補劓求播種於蕉芽問

秋篤於病頽不已難乎謙益衰年殘生日甚一日視鋒車祖道之時更復頽然篤老以迂愚頑頓之身費回天轉日之力萬一濫塵啓事必致顛蹐道塗偃蹇朝命進無補于時艱退自隳其晚節不若因仍求錮長放山林庶可以上順天心下安愚分此亦操化權者萬物得所之一端也恭聞督師北伐汛埽胡塵台席戎旃曠世爲烈衰遲枯槁不能執殳前驅載筆後乘凱旋之日規橅韓柳作爲詩雅用以賡元和之詩嗣皇武之雅柳宗元有言思報國恩獨惟文章此則

病夫退士之所有事而亦所以訓知已於百一也謙益謹再拜

寄長安諸公書 癸未四月

謙益衰頽晼晚放棄明時春明之夢已殘京華之書久絶此執事之所知也頃者一二門墻舊士爲元老之葭莩桃李者相率詒書連章累牘盛道其殷勤推挽鄭重汲引而天聽彌高轉圜有待闕其指意則以爲元老此出補浴之勳已成伊周之頌無忝惟是陳人長物尚滯菰蘆則格天之業尚欠分毫吹日之徒或滋擬議必欲

描頭畫角宣播其虛公拭舌膏唇補苴其罅隙又謂謙益狂奴如故倔强猶昔從此當揃皮為紙刺血為墨涕淚悲泣歸命投誠庶幾平生之黥刖可補晚歲之桑榆可與其詞誠急而其情誠可哀也嗟乎果若所言則元老之于我心已盡矣力已殫矣　主上以師臣待元老言無不信諫無不從獨難此一人一事不啻如移山轉石謙益之冥頑類放終不可拔拭齒錄　主上固已知之深而見之確矣　主上天也　聖意即天意也天之所廢誰能與之而元老假此以

微回天之力諸人借此以市貪天之功不已難乎羣公以　聖上爲天諸人以元老爲天其爲所天屈以别矣謙益雖老鈍無似其肯附諸人之末光移羣公之所天以事元老乎假令從諸人之言包羞忍恥揺尾乞憐元老亦憐而與之以一官則此一官者非朝廷之官而元老之官也拜官公朝謝恩私室呈身識面廉恥埽地生平鬚眉皎皎煩思孤撐另立自竪頤頰于天壤之間迫乎崦嵫景迫棧豆戀深遂一旦靦顔俛首希憐女之光而附乞兒之火靜夜捫心清晨

引鏡能不啞然而一笑乎分義決絕事理分明擲糞不得不避食蠅不得不吐右軍誓墓之文中散絕交之論業已宣布簡牘流傳長安而復爲執事諄諄道之者誠恐執事伐木相引積薪見憐不深惟孤臣去國之本末不精求當路柄國之風指徒以一世虛名半生交誼交口而效推轂之力此輩陰陽其心丹青其口虞門果闢必將以吐哺握髮歸其德于一老湯網猶張又且以激聒喧呶卸其咎于衆正在謙益不退不遂成爲絕地在羣公或默或語皆爲過端執事

而不知謙益不愛謙益也則可如其知而愛之也則必思所以處謙益且思謙益之所以自處矣爲謙益今日之計惟有一意入山永絕仕進之局進可以收拾晚節退可以保全殘生執事今日爲謙益之計則當仰體聖心俯詧時尚令得骨領山林優游齒髮則謙益之自處與執事之處謙益斯兩得之矣去年鴻寶館丈入都門詒書屬之曰寄語諸君子當爲我安頓一身勿但爲我料理一官斯言也豈遽忘于羣公之耳乎天日具在要誓凜然如其言不繇衷上欺

君父下欺朋友則狗鼠不食其餘何面目見魯衛之士乎伏望執事矜其懇惻恕其狂愚力告冢宰諸公斷絶啓事屏除薦牘庶幾生平之微尚得全末路之葛藤可斬此没齒之幸多生之感也詩不云乎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雖服勿以爲笑以謙益之得幸于執事也山林廊廟雖曰異事其誼固不敢自後于同寮也謙益之卽謀于執事不以于進而以求退執事者勿以爲笑使凡伯囂囂之刺復作于今日則厚幸矣謙益再拜

答鳳督馬瑤草書

自仁兄授鉞以來無向不摧所至必克袁闖脅息逆超授首獻賊則潛山一役游寬假息之餘也天方剖楚盈其惡而降之罰項者虎旅先驅元戎後繼山峙川行風旋雷擊此正死賊天亡之日賊遂撤浮橋歛餘衆待王師之至爲鼠伏兎脫之計則固已氣盡晛奪矣埽江漢復荊襄禽獻滅闖執訊獲醜在此行也固可以計日而待矣人謂羣盜蔓延騃騃乎類勝國之季獻闖二賊縱横荊楚閒熛發飈怒有似僞漢之友諒

而吾以爲非也元季盜之初起先自汝頴而後徐壽輝起蘄黃布三王起鄧州孟海馬起襄陽各有其衆各戰其地布三王最早滅孟海馬後滅獨徐壽輝之衆久而彌熾歐普祥陷袁州妖彭項甲陷饒徽倪文俊陷武漢明玉真陷蜀皆奉壽輝之虛號而友諒驍雄剽鷙居中布置故天完之後繼以僞漢而江漢之區終不入元之職方今闖曹革袁羣賊不相統屬非有友諒駕馭之略也闖陷荊襄獻陷武漢各不相顧闖不顧獻獻不顧闖心渙勢散易于摧敗闖陷荊襄

不能顧豫今保鄧不能顧荆襄即其一身首尾已不相顧而況能顧獻則獻之自顧亦從可知也吾謂今日之計當委秦蜀之兵以掣闖使不得南而我專力于獻九江之師扼其前蘄黄之師擣其後勿急近功勿貪小勝蹴之使自救擾之使自潰此萬全之策必勝之道也兵法曰知彼知己今不知彼爲布三王並海馬之賊而以爲僞漢之賊視之太重畏之太甚我先有退次之形于胸中其氣已未鼓而竭而何以制賊之死命乎楚豫之閒豪民大族多結寨栅以自固

蘄黃眞確光息之閒所在不乏彼非肯爲賊用者也其被殺則怨軍也其僞降則內閒也不可不急收也二賊多用楚人以爲守令傳聞武昌守曰謝鳳洲舉人有才名者也此輩必不死心爲賊用因而用之許以殺賊自贖未有不效死者也武昌有王孫容藩字石渠者毀家弃產奔走萬里結納豪傑求爲陳恩王之自效今年正月閒關還楚試一訪求之周亞夫得劇孟隱然若一敵國石渠亦豈從于劇孟乎腐儒衰晚不能荷戈執殳效帳下一卒之用憂時念亂輪囷

結轄耿耿然挂一馬瑶草于胸臆中垂二十年矣今幸而弋獲之雖欲不傾倒輸寫其可得乎新安之事可謂大錯然金正希茹荼攻苦練兵守土實痴腸爲國家人也黔兵之殺必誤也非故也舍而不問則無以謝黔人執正希以爲大僇則舉世士大夫容頭過身者胥以正希爲戒以練兵任事爲諱亦可深慮也往年游黄山值土寇竊發親見正希宵行露處務面胝足爲父老子弟率先心竊韙之不敢不以告于左右語云悻悻惜悻悻知仁兄必惻然隱痛不以爲狂

瞀而吐棄之也秋風蕭條行間勞苦惟爲社稷努力强飯自愛

上應撫鄭公書

謙益以辛巳春爲白岳之游于時土賊竊發金正希館丈督率鄉里丁壯腰刀帕首身編行伍捍禦桑梓已而賊退解嚴親見正希食粗襦衣大布朝虀暮鹽如苦行頭陀奮臂横身讓夷急難心竊壯之重之以爲士大夫盡如正希朝廷尚有人天下事尚可爲也不意有黔師之役牽連詿誤横罹法網又竊壯之惜之祈門之事甚

易明也襄漢陷没兵民奔濆而黔兵突入徼境風雨奔驟聲勢洶涌安知其爲兵乎寇乎抑亦寇而冐兵兵而冐寇乎當此時有能統衆捍禦使片馬不入四竟按堵將以爲功乎罪乎有捍禦不能無格鬬有格鬬不能無殺傷有殺傷不能無鹵獲主兵者亦安得而禁之乎魏勃有言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後救火乎此切驗也鳳督有事征勦方思投醪挾纊以鼓三軍之氣黔師之殲也安得不拊膺痛哭呼憤告哀庚幾慰死者而勵生者恐　廟堂未知本末重有處

分徽人以禦寇獲罪正希以任事受惡海內搖手相戒以聚鄉兵保鄉里爲禍首而首鼠兩端之徒開門揖盜者反有以藉口良可慮也竊謂明公宜據實抗疏爲　主上別白言之善爲調齊用以平鳳督之氣服黔人之心解徽人之禍中朝必听然叶應而鳳督亦降心以相從則此事了矣詩不云乎王于興師修爾干矛豈曰無衣與子同仇今之所仇者東奴也闖與獻也鳳督之募黔也徽人之殺黔也同爲臣子同事師旅皆有同仇之誼焉敢爲賦無衣之詩以告于

下執事伏惟采擇可勝瞻望

回金正希館文書

比年流氛披猖所至陷没雖守土者之不職亦繇士大夫里居者繩營狗苟彼此顧望以致一敗塗地載胥及溺而莫可如何也春夏之交風鶴震驚流聞影形閉殺賊差强人意臥病委頓爲躍然投袂而起不意乃有殺黠索償之事牽連詿誤議論鋒涌良可爲三嘆也嘗觀元末盜起汝頴而襄漢蘄黄應之蘄黄之賊既陷江州旋略南康鄱陽即由婺源犯休寧一夕而陷徽

州由是而陷昱嶺關破杭州蔓延吳興延陵江南之塗炭從此始當時克復徽杭殺妖彭項奴兒諸盜魁過楚賊方張之勢雖董摶霄三旦八輩督師勦禦而汪同程國勝俞茂結集民兵誓死血戰恢復城柵其功尚多　不肖見吳中士大夫如處堂燕雀每談及捍禦鄉井輙努目詛詈以爲妖言怪物而楚之賀對揚以閑臣居會府一籌莫展投身江流雖曰死忠與魚鱉何異衰殘病廢仰屋嘆詫每思新安土風高堅士氣猛獷忠義感激遺風尚在每欲舉黟祁之役以激

勸當世之首尾縮恧甘以都邑身家拱手而奉賊者今舉事一叅錯而吏議隨之吳中之鄙夫愞人爭搖首閉目以新安爲戒天下有事誰復敢奮臂爲國家出死力者此不惟新安之憂實重爲國家慮之也鳳督慷慨誓師滅獻闖而後朝食此事不憒盈執奏何以謝黔人何以鼓舞三軍壯式蛙避螳之氣使其設身易地深知徽人之捍禦如此祁戰之本末如此同爲臣子同爲國家寧有不相憐相恤降心以相從者乎仁兄純忠大誼鬼神所知　聖天子拊髀頗牧朝

銀鐺而暮節鉞往往有之此行也必且大用用必有爲也吾敢爲天下執左劵矣區區所祝者更望仁兄平心易氣以天下事處天下事念督撫擔荷之苦思師旅召募之艱深惟憤盈執奏者之出于不獲已以同舟遇風胡越相救爲心則一切葛藤口語俱可一刀斬斷此封疆之幸國家之福也非調人賤媒之私語也伏承來命信筆奉復寒暄慰唁之詞皆未敢闌及萬惟炤鑒不宣

永豐詹京兆七十壽帳詞

伏以五百年有名世見堂構之相仍七十歲爲古稀祝期頤之未艾瑞徵南極慶在本朝恭惟某官閣下道叶先知烱膦幾庚凜若大河之一斷裁剸不留巍然象鼎之萬均表儀斯重堅持素節不事浮華慮囚以平反爲能如于定國之在廷尉出守以清淨爲治繼汲長孺之牧淮陽褰帷攻蠻蛋之賣琛澤流嶺海削牘柱貂璫之廟貌霜肅秦川乃陟月卿晉除日尹玉衡冰壺之譽方藹清時岫幌雲關之思彌深晚節臧孫有後范氏世家羔羊本潔白之風驄馬繼澄清

之志惟兹小歲正值大年對冰水之如澠香浮醽
醁倚玉山而列俎光映傀俄席長筵以祝延舉
壽觴而相屬金章紫綬熠耀清尊綠髩方瞳煇
煌黃髮江梅破白比韓圃之晚香岸柳催青啓
陸家之夕秀家傳忠孝是先師無盡之燈心養
和平卽仙家不老之藥益也紀羣輩行孔李通
家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恭紀㝠靈之曆周
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式瞻橋梓之榮投我以
桃何以報之青玉案旣醉以酒我姑酌彼黃金
罍調瑞龍吟徵普天樂

長筵繞爭看待臘春回試花梅早千年函啓樵陽龍沙期會依然又到○華顛老蠃得西清鍾寂東華塵杳天家乞得閒身霜筠雪竹相將壽考○膝下兒童鵲起留臺簪筆雞栖焚草攜取後湖春波遥送清醥綠章白蘋頻寄朝天表停杯問蓬萊烽偃台階星坼笑指冰山倒合樽刻坐觥籌了滄海塵多少寰區内渾如樽罍平好光華日月堯天清曉

疏

五臺山募造尊奉

欽賜藏經寶塔疏

五臺山普濟法雲等寺各有尊奉藏經　皇明

弘治萬曆兩朝先後欽賜者也洪惟我　孝宗

敬皇帝奕世肆德天下歸仁迨及我　神宗顯

皇帝久道化成軌迹夷易是以琳宮寶塔移扆

率於八閒玉軸琅函偏山川爲海藏觀五臺之

頒賜若此則四海之尊崇可知葢我佛塵刹現

身實焉　二聖故斯世撈籠被化遠及百年惟豐亨豫大之靡嘗致奴虜寇盜之交作兵燹纏綿於赤縣干戈旁午於靈山崇禎六年九月流寇入焉七年七月逆奴入焉奴則旋去而復來寇則久踞而後遁赤麋辮髮更番選佛之場蝗賊羯胡蹂踐清涼之國挖金剔玉腥穢佛身碎錦剝綾毀傷法寶飛灰蕩燼慘悽經雷火之輪兩血風毛恍惚洒人天之泣比丘妙象感是因緣誓欲度此殘經鎮以寶塔將諮謀於介衆乞唱導以一言余惟萬曆全盛之時正三寶昌明

之運北胡削衽受戎索於法王西虜扣關回狠心於佛乘肆我皇風之宣暘彌增佛日之光明刼運漸開風流滋下鬬諍之禍國種彼刀兵貪黷之殃民慘於殺掠島夷冒帝釋之名號魔民倒龍象之刹竿凡兹孽蠹之萌芽皆是氛祲之徵兆欲躋昭夏應仰慈恩山僧之誓願聿堅我佛之鑒觀斯在所建之塔非塔即諸佛之全身所藏之經非經乃諸佛之慧命一旦浮圖建豎雀離涌見於虛空從此多寶輝煌龍藏何殊於半滿顯惟　列聖御寶刹以周天佑我　聖皇

乘金輪而柱地威神炬燭則犬羊戎馬投戈聆替戾之音聲慈炤燈明則南戶左言率土現窣波之影像彌天寶網修羅永遁於藕絲匝地金繩震旦盡登於蓮界卜年卜世比國祚於塵沙聖子神孫鞏皇圖於法界如上功德資廣長以證明若欲稱揚書海墨而難罄崇禎十年九月嘗熟錢謙益謹疏

西方蓮社小引

愈光上人梵行精嚴住持嶽南之永聖寺海內學士大夫過斯地者靡不停驂解鞍參禮扣擊

信宿而後去丁丑初夏余被急徵抵新城去上
人所居不一舍有感於杜子美宿大雲寺贊公
房之事申旦不寐枕上成四詩及抵寺而上人
巳赴碧雲講席洞門深院梵放鍾殘詠子美沃
野塵沙之句與其徒佇立久之徘徊悒快而去
所作四詩不復繕寫亦不復省記爲何語矣戊
寅秋余解獄南歸上人順世巳逾年枉道出高
陽不復過高橋拜上人影堂殊以爲恨今年其
上首弟子龍埜訪余山中奉上人遺命將糾合
宰官居士結西方蓮社於寺中請余一言以爲

唱導嗟夫斯寺也當神京之要路居扶風之上游馬足塵飛車輪霧合當其戒徒御騁輶軒綸閣闕員延英促對往往望招提而棹臂聽梵唄而攢眉一旦權失寵衰時移物換漢相憂養牛之賜秦市思逐兎之游政事堂中覽州圖而悖悼夕陽亭畔仰藥盌以流連當斯時也顧欲羡山寺之高眠聽禪堂之粥鼓其可得乎若乃刀兵切起刑獄政煩白骨青燐猶入深閨之夢單衣葦席半爲通籍之人嗟玉石之俱焚感蕙芝之互歎丁玆殺運哀我生民不空門之歸也不

樂邦之往也將安往手將安歸手愈光運無緣之慈流宿因於沒世龍埜發廣大之願傳遺鉢於師門唱此勝緣共延法侶將使天涯道路轉盼西方宦海風波回頭彼岸春明門外無非覺路津梁王舍城中盡是華嚴樓閣不獨同登寶筏受佛勑於再來抑可長護金輪報國恩於無盡余也菰蘆長物草土餘生以是因緣遥爲贊歎欲懺銀鐺之業債聊舒筆墨之光明嘗寂光中知上善必爲印可塵沙刼裏仗諸佛共賜證明云爾

化城寺重建大殿疏

雙溪化城寺者徑山興福萬壽禪寺之下院也接待之工經始於佛日化城之號肇錫於寧宗歲月滋深壞成相續牛眠馬鬣兆域族於寶坊鳥革翬飛尋斧縱手行樹斷碑欲泐遺礎僅存嗟像教之式微蓋人天之有待今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本如吳公最初承紫栢之付囑身任金湯既而作牧伯於斯邦大弘誓願爰有尊宿號曰鎧公實惟仔肩罔惜膚髮于是機緣輻輳攝折雙施革面革心非焦瑕之設版我疆我理

若汝陽之歸田形勝頓還灌莽斯闢琅函貝葉咸有度棲軍持澠囊于焉至止禪誦不改像設有嚴名曰化城實則寶所矣鎧公草昧伊始規畫方新逝將大建法幢重搆寶殿忽焉順寂時不待人其法嗣曰慈門德公念本師之云亡慨墜言之猶在矢志紹述努力經營吳公乃自薊門詒書某曰吾子德公之族姓而鎧公之雅游也無靳一言以告四衆余惟吳公身連重鎮道栖空門鈴柝相聞而鐘魚互答夕烽傳報而禪燈湛然故能視空有爲一如融理事而無碍且

公護塔廟如頭目則何忍三韓之故土陷彼犬羊憫衆生如裹毛則何忍遼海之遺黎没於湯火運慈悲爲神武借撻伐爲撈籠則白山可夷黑水可塞腥羶可以爲淨土椎髻可以爲佛奴以是機緣熾然建立竪浮圖於雲際固將譬彼聚沙移兜率於人閒又復何殊折草哉斯言也塵沙諸佛大千刼內自應彈指證明紫栢諸公嘗寂光中亦有合掌讚歎云爾

一樹菴募造佛殿疏

崇禎庚午孟冬余與孟陽共栖拂水山居太空

上人過而訪焉於時霜楓未落秋潦始清停車則千林放紅晏坐則萬頃韻碧上人顧而樂之留連旬月然且別去乃踵門而請曰性融所居一樹菴在新安黃羅山中偕同衣性智經營滋久庵廬一新住持有嚴禪誦不絕惟此如來之像設尚無殿閣以莊嚴敢祈一言以告四衆余惟能仁之慈願歷河沙而不窮象教之冥搜書海墨而未了況茲庵締構之終始與上人履歷之因緣孟陽所敘次緣起備矣余復何言哉余嘗謂壞空成住上觀千歲則塵沙之器界歷然

報應果因近考目前則昆明之刼灰如在惟茲徽郡昔號繁雄旋觀寅卯之閒幾成百六之會虎入邑而傳翼豕擇人以磨牙絳帕黃旗布地有模金之尉朱提赤仄傾家無避債之臺僇辱橫及於妻孥屠殺不免於雞狗亂將作矣閔孰甚焉一旦天晶日明波恬浪息仰父俯子無虞爪蔓之抄戶誦家絃盡脫葦笥之籍黃白之山林無恙金銀之氣色如新凡此　皇恩誰非佛力當知昔年之水火茲衆生之業識所招則今日之清寧正我佛之光明所被誠欲迎和而避

殺無如植福以種因况此邦之人夙饒物力結
構則丹楹刻桷上薄雲霄宴會則腼䪫腾㲶下
窮水陸捐華屋一椽之直省玉筵一金之需用
以回向佛門庀治精舍聚沙可以建塔累土可
以爲山兩上人無著天親業已現身而應化諸
善信慈悲法喜何難彈指而落成哉上人曰善
哉融等將奉此木鐸開彼金繩子他日腰包扣
訪樂觀厥成可也

徑山募造大悲閣疏

雙徑山中有一比丘名曰大舟發大願心願於

此山起大樓閣作大悲菩薩像建大悲懺壇誓願利益有情紹隆三寶俾此山中祖師代興重規疊矩熾然建立如唐宋時走五百里踵居士門願得一言以爲昌導居士合掌讚歎而語之曰大悲觀世音以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遍入微塵國土拯拔一切有情離諸苦惱種種善巧方便現身說法必以時節因緣爲主如華嚴普門品所陳是也佛言一切國土種種災難起時當造千眼大悲像誦持大悲心陀羅尼神呪能使敵國歸降雨暘時若百官

萬民皆行忠赤諸龍鬼神靡不擁護今　聖天子在宥天下具正等覺乘轉輪位謂非大悲菩薩現身不可也然而東虜游冤尚在海內奸宄間作　宵衣旰食四顧而未舍然是豈山川鬼神有不率俾而百官萬民有未盡忠赤者與

成祖文皇帝御製大悲經呪序曰如來化導首重忠孝忠臣孝子跬步之間即見如來如其不然轉盻之間即成地獄末法衆生造孽深重不忠不孝上干天地之和下結山川之沴故水旱刀兵之刧起而應之當此時節因緣化導忠孝

消疵癘以還太和牢籠拔濟人王法王之願力均有賴焉　文皇帝之心其即　今皇帝之心亦即大悲菩薩之心也歟山僧野衲麻鞋草食無蒿目當世之志以何因緣弘發誓願豈非塵沙諸佛所護念而　文皇帝之靈實式憑之者歟大舟勉之吾知吳會之間金錢布地飛樓傑閣如兜率天宮下移人世在一彈指間而已

天台山天封寺修造募緣疏

佛法之有宗教律也譬之一鼎三足不可闕一者也然而權實隱顯開遮歷然各視其時節因

緣以為唱導譬之醫王因病發藥寒熱溫凉君臣佐使用得其當即烏頭狼毒皆可以療病茍為不然則用參苓以殺人與毒藥何異哉萬曆年中諸方有三大和尚各樹法幢紫栢以宗雲棲以律憨山以教三家門庭稍别而指歸未嘗不一譬之近世名醫其亦猶東垣河閒丹溪之診治不執一方而能隨方療病者歟三老既沒魔外煩興上堂下座戲比俳優瞎棒盲拳病同狂易聾瞽相尋愈趨愈下師巫邪說施符呪棗亦皆借口參禪誑惑愚昧邪師惡道下地獄如

箭射良可悲也良可懼也長夜將旦台教聿興鬼神爲之唱緣人天爲之呵護喚迷頭者必資明鏡刮眛目者必仰金篦攻台教以治狂禪庶幾廢疾可興膏肓可砭立方療病其莫先於此乎天台寺萬曆某年不戒於火比丘某發大誓願勵志修復而乞余言以告四衆嗟乎寺之火也火於正教將熸之時比其修也修於狂禪漸息之日天火之以示戒而人修之以顯法除舊布新扶衰革弊其亦有因緣時節示現於其間乎我知斯寺熾然建立智者大師現身佛刹如

寶羅網豈待余言爲讚歎哉

華山寺募緣疏

吳郡華山寺者晉支公遁擁錫地也靈峯欝起青牛垂度世之文古澗奔流白馬著飛山之跡蓮花一瓣六時之刻漏交傳鳥道千尋七寶之樹聲競奏雲棟風窻信物外靈眞之宅殘燈仄壁豈人閒香火之宮自榛蕪載闢於千年而謠詠僅存其一畝禪誦不改衣裓之巢鷃暫驚雲樹依然洗鉢之狐猿乍返居士旣惟力以護持名僧乃應機而至止演四十九年之法笑比拈

花剖一百八句之宗頭能點石印以息心似化
人之語幻綮必了義猶谷響之答泉可謂釋網
重維靈山生色者已然而班荊布席茂草尚深
於法堂挻塵譚經天花僅散於丈室將薙草崇
基依巖表刹功德譬之河沙唱導先乎隻字余
惟今代像敎淩夷波旬放恣濟空山而設版逐
法王爲逋客攘臂仍之恬不爲怪矣今夫高岸
爲谷屈指已移刼火洞然大千俱壞何况功名
舟壑薤上之露易晞第宅滄桑局內之棋不定
一旦金穴旣圯銀海不飛碧血化爲鬼燐黃腸

穿爲兔穴而空門之鍾磬暎玉匣以傳聲古殿之燈火拂金蚕而流焰嵬游知媿灰冷何堪人皆爲佛法而拊心余則愍斯人而雪涕且土固有宜物各有主即使佞佛匪福謗法無郵而經像煙銷改精舍爲甲乙之第梵唄響絶鞠花宮爲禾黍之場蘭宇擘悲松巖獻誚是可忍也誰能說之嗟乎佛法無諍象法有爲凡具信心各發弘誓使殿閣相望丹青兹勒金姿寶相三身璀璨於中天白足赤髭四花焰曜於萬品則揭慧日於昏衢在我不徒自利而扇涼風於火宅

使彼亦復無他苟能讚歎於斯言即可迴向乎
諸佛

重修虎丘雲巖寺募緣疏

虎丘雲巖寺之燬於火也蓋八年於此矣丙子二月相國茂苑公投簪海岸邀野老以來游載酒松關偕同人而至止於時風物駘蕩花柳芳妍相與縱覽雲山俛仰今昔香樓金道無復舊觀架壑梯巖僅存遺址天荒地老悲昆明之刼灰鬼爛神焦悵陸渾之新火琅函寶笈仰惟
英廟之奎章尚爾騰輝於草木金晁白虎栖想

中吳之地脉能無寄旺於林皐靈山遭灰墨之刧同罹一刼福地具莊嚴之相終免三輪山僧旣袒右而告哀羣公咸虛左而授簡資其固陋俾爲乘韋之先相此機緣用作布金之導余觀吳下長安之甲第錯列皆衢雒陽之名園彌望阡陌然而土木日廣工作滋興役鬼神而不休靡金錢而無算其於茲山則未聞有咄嗟檀施歡喜經營者亦獨何歟夫燥濕暑寒宜有闔廬之辟歌哭聚族豈無輪奐之稱若乃廣廈曲旃制逾北第右平左墄僭儗西都故知傳舍之閱

人亦懼高明而瞰室一旦金還車子夢醒役夫朱戶丹青俄爲外廐黃衫步輦忽降中堂玉盌金杯取次貲爲口實斷椽礱石寧渠寫入劵書嗟何及矣不亦愚乎有白傅之文章斯可以居履道之亭館有晉公之勳業斯可以治集賢之池臺怪石奇峯遠摟磐固之苗裔丹楹綺戶近撫威遠之家園方謂奧突風樓升攢一室更詑十洲三島幻出人閒何待高傾而曲平早巳壑讖而峯誚袁廣漢之花木移置上林何將軍之山林鞠爲茂草固其所也又何歎乎若能省彼

錢刀惜其物力追昔賢捨宅之意伏今日興復之工以名山爲園林園林莫佳焉以古寺爲第宅第宅莫甲焉以青山白社爲主人則主人嘗在不須悲更易於王侯以高人勝流爲徒侶則徒侶不孤無事戒傷殘於草木東西二寺之名勝因將煥發千年珣珉二王之風流何難接踵從世哉若夫紹興之經藏修佛事於戎馬倥偬之時則張魏公逗機而說法永樂之興修表佛剎於神聖雍熙之日則楊文貞順化而鋪文凡我龍象之倫竝了金湯之義願力堅固一切如

來所證明因果弘多無煩窮子爲唱導者也崇禎九年三月虞山老民錢謙益疏

募修開元寺萬佛閣疏文

我　太祖秉金輪以御世嘗稱佛氏之教幽贊皇綱　列聖繼承崇奉不替三百年來華夏乂安戎狄賓服華嚴世界涌現於閻浮提何其盛也　神廟之末泰西狡夷竄入中夏蟻聚蝶傳人而益滋士庶惑其教者敢於背違　祖訓毀棄佛像甘爲左食侮言之徒未幾而羯奴叛蓮妖興生民塗炭王師在野刀兵之禍迄今未艾

李有興嗟於被髪邵氏致感於閩鶡西教之来
識微之君子不能不爲之三歎也今年奴越畿
輔躪山東血肉狼藉骸骨撑柱蓋燕趙齊魯之
閒旁趨倒植背佛乗而崇西教者多矣宜其及
也開元寺僧海能慨寺後萬佛閣久圮以修復
爲已任吴君子張巽度徐九一皆感其精誠爲
之唱導而屬余以一言先之余惟今天下奴寇
交訌淮海震動而吴中獨不受兵此　聖天子
之福力也亦佛力也然西教之浸淫闌入亦有
年矣釁生而孽牙不可以不備開元建自赤烏

石佛因緣宣布於震旦於斯地也作危樓傑閣供養諸佛爲人天之眼目士庶瞻禮見像起信其必能仗金剛力墮彌戾車我知西教不崇朝而滅熄矣于以仰祝　萬壽寧風旱彌刀兵俾吳中永爲樂邦佛國而海內重覩金輪之盛豈不休歟昔僞吳張氏改易開元卧佛爲立佛吳中舂舂不寧國初重建卧佛有時和年豐之瑞開元居郡治之坤方其興圮修廢於郡國形勝不可謂無關也余願吳之君子慨然布金俾不日成之可矣

北禪寺興造募緣疏

吾郡之北禪寺即唐之乾元寺皮陸集中所云戴宅蓋戴逵與其子顒捨宅為之宋祥符中賜名大慈講寺其詳見於顧逋翁趙子昂記中本朝興圮不一隆慶萬曆之間三空恩公量虛惠公野懷果公相繼住持三公之後有熙遠胤公深修五定淨持七支盡力宏護以趣廢接衆為事而屬余為唱導之文余惟今世法幢倒折魔外盛行波旬之屬儼作導師師子之蟲推為龍象聾聚聾而擊鼓瞽扶瞽以拍肩黎丘之一奇鬼

殺人子而不疑西土之迷夫失已頭而狂走佛法之淩夷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惟茲古寺肇自乾元是法珣法藏二公之所以闡台教也是淨梵法主之所以演法華也是泉昇澄熠諸老之所以弘講席也居今之世而欲樹末法之津梁救衆生之狂易非反經明教遵古德之遺規其道無繇也夫佛法如大地之載衆生從地倒者須從地起經教爲藥草之療百病中藥毒者還用藥攻知假子之非眞則眞子故在黎丘之鬼禍自銷識迷頭之非我則明鏡了然若多之狂

性立止窮冬凜冽咸借庇於復陶僉歲饉饑均待命於良稷胤等發願興復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凡我善信共蕆勝緣風樓月殿溯寂公禪坐之時金磬貝書似皮陸談經之日重耀昏衢之燭盡隳禰戾之車不惟珣梵諸老衣鉢嘗新抑亦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矣

募建表勝寶恩聚奎寶塔疏

茲塔之建也故觀察覲復蕭公大發誓願力任仔肩自哲人有摧木之嗟而寶地乏布金之助經始垂及廿載量工僅逾四成厥維艱哉嗚呼

唏矣原夫觀察之造塔願力固歸元於佛事緣
起實發因於形家語佛法殆書海墨而不窮論
形家乃留更僕而可數蓋邑之有來脉也自沙
山而顧山而虞山而縣治結焉邑之有朝水也
自曹湖而宛山而華蕩而州蕩而環流聚焉兌
龍結則巽維之體勢宜高客水朝則城口之關
闌欲緊乃今平沙鋪展分支徑落馬鞍流派奔
騰順勢直趨婁水縣治已結無層拱疊衛之形
水口長流寡磅礴縈紆之勢山自西來者既抱
我而復去水之東下者欲顧我而不留是以烝

有所鍾我不能審其所會而夫有所止彼反得秉其所来屹彼浮圖奠玆巽位內可以朝揖縣治外可以攔截衆流移主客反背之情成龍虎回抱之局在昔東西瀍澗卜雒所以契龜陰陽流泉居歧於焉相宅又況托因緣於像教表福德於法輪者哉乃者春築弛工登馮轂響樹網侵凌於鳥鼠雕角穿穴於雨風未能符儀鳳之祥抑且犯青鳥之忌何也巽爲文章之府塔有卓筆之形人言卓筆無鋒當主文星缺陷且入城而瞻塔猶坐堂而視檻朽木枝撑舉目則覩

戈矛之狀積拱斷爛覩象則應破碎之占是謂勢吉而形凶法當趨全而補缺年來白茆淤塞七浦奔趨昔猶或却而或前今則有瀉而無折譬如千帆競鶩萬馬橫馳蜒蜿蜒翔舞之經紀纂切箭割之巖水局既汗漫莫鎖龍身將阧泯無餘陵谷之變如斯桑梓之憂曷已矧斯邑夙稱富庶久際昇平黑白之業橫陳人物之蕃多有而訛言屏息於邑屋奸軌斂跡於郊圻凡我邦國之敉寧孰非佛力之加被惟茲塔廟號曰支提用以表勝而報恩亦能滅惡而生善祥雲

蓋覆故知切火不焚淨土莊嚴定使三災永息
役鬼神而周沙界有若微塵寧風旱而彌戢兵
何殊影響此又人天交贊事理同符者矣謙益
往覩勝因會衆末議久慙病廢莫效涓埃爰有
老人粤惟戴氏甲子齒逾於絳縣晨昏行比於
緇衣載感睟容屢占異夢趣斯塔亟宜建豎不
啻三令而五申囑謙益力爲導揚幾於辟呬而
提耳嗟乎方今紱冕鶴列俊乂鵾飛卿大夫翹
首而分王國之憂都人士拭目而觀用賔之利
惟此比閭之有事宜屬版籍之老民古稱謀及

庶人亦曰詢於介衆管仲求識道於老馬田單拜小卒爲神君斯佛勅所以下及蒭蕘在凡夫何敢仰辭筆舌伏望巨公大人善男信女覩形覽勝知鄙言之不爲無稽揆果察因信佛說之歷然有據共矢宏願大施淨財俾雀離之浮圖一新烏目之地形增勝三輪涌地何須玄度重來七寶現前卽是育王出世從上諸佛當共證聚沙之緣庶我愚公亦允叶移山之願天啓七年歲在丁卯八月朔日聚沙居士錢謙益疏

書西溪濟舟長老冊子

庚辰之冬余方咏唐風蟋蟀之章修文讌之樂
絲肉交奮履舃錯雜嘉禾門人以某禪師開堂
語錄緘寄且爲乞敘余不復省視趣命僮子於
蠟炬燒却颺其灰於溷厠勿令汚吾詩酒場也
獻歲拏舟游武林泊蔣虾策杖看梅徧歷西溪
法花甚鄭家庵濟舟長老具湯餅相勞覩其舉
止樸拙語言篤摯宛然雲棲老人家風也口占
一詩贈之有頻炷香燈頻掃地不拈佛法不談
詩之句不獨傾倒於師實爲服底禪和子痛下
一鉗錘耳師以此地爲雲棲下院經營數載未

潰於成乞余一言爲唱導余惟今世狂禪盛行宗教交喪一庵院便有一尊祖師一祖師便刻一部語錄吟詩作偈拈斤播兩盲聾瘖啞互相讚歎架大屋養閒漢展轉牽勸慧命斷絕同陷於泥犂獄中披毛戴角宿業未艾良可憫也良可哀也師能守雲棲家法持戒護生專勤淨業肯堂肯構爲雲棲荷擔兒孫當魔外猖披之日隱然爲正法長城天龍鬼神所共護念區區下院一茅蓋頭於建立乎何有或謂雲棲立法乎穩門頭稍弱其後人未必有竪起脊梁負荷大

事因緣者余以爲不然譬如人家祖父創業重規疊矩子孫懦下不失爲鄉里善人不至爲惡劣敗類滅門絶戶也爲雲棲之弱子猶愈於爲魔外之狂兒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書之以爲下院募緣序幷以諗於世之爲末法金湯者辛巳仲春聚沙居士書於蔣邨之舟次

追薦亡友緩安謝耳伯疏

同志曰友誼本結于三生今也則亡悲益深于一旦輒陳微悃仰瀆慈尊亡友太學生緩安謝光中少能振奇壯而學道疲精竹素誠執林之

勞人矢志金湯信法門之爭子乃以命運之蹇兼之疾疢之凶一領青衫不分生埋于塲屋半生白骨終然死客于道涂嗟戢身之一棺何殊牖下數藏舟于半夜已隔生前塵尾劇談尋味齒牙之論蠅頭細字摩娑篋笥之書陳迹依然新吾安在伏念兆申負氣壯往種性多聞惟其以俠而兼儒未免借嗔而作佛捨身布髮固肯爲法而忘軀努目信眉亦多輕死而重氣心依蓮漏久已種淨土之因緣身入藕絲或恐作修羅之眷屬在凡夫何從何去惟如來悉見悉知

敢以未了之交情仰証無遮之法會恭惟大覺早賜證明放嘗寂光攝旅魂于孤圓之白月入無生忍銷客氣於方熾之紅爐誓願刹塵窮劫報恩于無量圓融淨穢它生受勑以重來

爲卓去病募飯疏

農山先生學本眞儒仕爲廉吏有包函宇宙之大志而蓋頭僅存其一茅有饑寒溝壑之深心而量腹不充其數口三旬自笑一飽無時原憲之固窮貧也非病潘岳之用拙信而有徵奇矣富人誰與指道旁之困傷哉貧士終然泣泉下

之珠敢告同人共思周急或授餐致弟子之養豈必萬鍾或扣門送賣文之錢何妨滿陌無令方朔長羨飽于侏儒如彼淵明亦銜恩于冥報向仁祖而索食故自農山之素心效微生之乞醯抑亦我輩之能事謹疏